

第九回 虛捏鬼哄佳人徒使佳人噴飯

詞曰：

大人日毀，小人謂之捏鬼。既莫瞞天，又難蔽口，空費花唇油嘴。明眸如水，一當前已透肺肝腦髓。何苦無端，捨此靈明，置身傀儡？

——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鐵公子被李太公胡廝賴纏住了，又被鎮守裝模作樣，瑣瑣碎碎，心下又好惱，又好笑。到了李老兒家，見拿出酒飯來，也不管好歹，喫得醺醺的，叫小丹鋪開行李，竟沉沉的睡去。

此時是十四五，正有月，鐵公子一覺醒來，開眼看時，祇見月光照入窗來，那個桃枝妾，竟坐在他鋪旁邊，將他身體輕輕摩弄。鐵公子一時急躁起來，因用手推開道：「婦人家，須惜此廉恥，莫要胡為！」因側轉身，向裏依舊睡去。那桃枝妾討了沒趣，要走開又捨不得，祇坐了一會，竟連衣服在腳頭睡了。

原來李太公雖將妾關在房裏，卻放心不下，又悄悄在房外竊聽。聽見鐵公子羞削他，心下方明白道：「原來都是這淫婦生心。這個少年到是好人，冤屈了他。」到了天明，就要放他開交，爭奈鎮守不曾得錢，又被鐵公子挺撞了一番，死命出了文書，定要申到道裏去。李太公拗他不過，祇得又央了許多人，同擁到道裏來。

不期這日正是道尊壽日，府、縣屬官，俱來慶賀。此時尚未開門，眾官都在外面等候。忽見一伙人，擁了鐵公子與桃枝妾來，說是奸情拐帶，各各盡叫去看。看見鐵公子人物秀美，不象個拐子，因問道：「你甚麼人，為何拐他？」鐵公子全不答應。又問桃枝：「可是這個人拐你？」桃枝因夜裏被鐵公子羞削了，有氣沒處出，便一口咬定道：「正是他拐我。」個個官問他，都是如此說。鎮守以為確然，其實得意，祇候道尊開門，解進去請功。

正在快活，忽歷城縣的鮑知縣也來了，纔下轎，就看見一伙人同著鐵公子與一個婦人在內，因大驚問道：「這甚麼緣故？」鎮守恐怕人答應錯了話，忙上前稟道：「這個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，拐帶了這李自取的妾逃走，當被眾人趕到半路捉住，人贓現獲，故本鎮解到道爺這裏來請功。」鮑知縣聽了，大怒道：「胡說！這位是鐵都堂的公子鐵相公，他在本縣，本縣為媒，要將水侍郎老爺的千金小姐，嫁他為妻，他因未得父命，不肯應承，反抵死走了。來你這地方，甚麼村姑田婦，冤他拐帶！」鎮守見說是鐵都堂的公子，先軟了一半，因推說道：「這不干本鎮事，都是李自取來報的，又是這婦人供稱的。」鮑知縣因叫家人，請鐵相公來同坐下，因問道：「臺兄行後，為何忽遇此事？」鐵公子就將林子邊，遇見一個後生與此婦人同走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鮑知縣道：「祇可惜那個後生不曾曉得他的姓名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已問知了，就是這李自取的外孫，叫做宣銀。」

鮑知縣聽了，就叫帶進那老兒與婦人來，因罵道：「你這老奴才，偌大年紀，不知死活，卻立這樣後生婦人作妾，已不該了。又不知防嫌，讓他跟人逃走，卻冤賴路人拐帶，當得何罪？」李太公道：「小老兒不是冤他，小的妾不見了，卻跟了他同走，許多人公同捉獲。昨夜到鎮，況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，怎為冤他？」鮑知縣又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老奴才，自家的外孫宣銀與這婦人久已通奸，昨日乘空逃走，幸撞見這鐵相公，替你捉回人來。你不知感激，怎倒恩將讎報？」李太公聽見縣尊說出宣銀來，方醒悟道：「原來是這小賊種拐他！怪道日日走來，油嘴滑舌的哄我。」因連連磕頭道：「不消說了。老爺真是神明！」

鮑知縣就要出簽，去拿宣銀，李太公又連連磕頭求道：「本該求老爺拿他來治罪，但他的父親已死，小的女兒寡居，止他一人，求老爺開恩，小的以後祇不容他上門便了。」鮑知縣又要將桃枝撈起來，李太公不好開口，虧得鐵公子解勸道：「這個桃枝是李老兒的性命，宣銀既不究，這桃枝也饒他罷。」鮑知縣道：「這樣不良之婦，敗壞風俗，就撈死也不為過。既鐵相公說，造化了他，卻出去罷，不便究了。」李太公與桃枝忙磕頭謝了出去。

鎮守又進來，再三請罪，鮑知縣也數說了幾句，打發去了。然後對鐵公子道：「昨日要留臺兄小酌，因臺兄前疑未釋，執意要行，我學生心甚歉然。今幸這些鄉人代弟留駕，又得相逢，不識臺兄肯忘情快飲，以暢高懷否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昨因前之成心未化，故悻悻欲去，今蒙老先生高誼如雲，柔情似水，使我鐵中玉有如飲醇，莫說款留，雖揮之斥之，亦不忍去矣。」鮑知縣聽了大喜，因吩咐備酒，候慶賀過道尊，回來痛飲，正是：

糊模世事條多變，真至交情久自深。

苦問老天顛倒意，大都假此煉人心。

卻說鮑知縣賀過道尊出來，就在寓處設酒，與鐵公子對飲。前回雖也曾請過，不過是客套應酬，不甚淡洽，這番已成了知己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頗覺欣然。二人喫到半醉之際，無所不言。

言到水小姐，鮑知縣再三勸勉，該成此親。鐵公子道：「知己相對，怎敢違心謊言！我學生初在公庭，看見水小姐亭亭似玉，灼灼如花，雖在憤激之時，而私心幾不能自持。及至長壽院住下，雖說偶然相見，過而不留，然寸心中實是未能忘情。就是這一場大病，起於飲食不慎，卻也因神魂恍惚所至。不期病到昏瞶之時，蒙彼移去調治，細想他殷勤周至之意，上不啻父母，下無此子孫。又且一舉一動，有情有禮，遂令人將一腔愛慕之私，變而為感激之誠，故至今不敢復萌一苟且之念。設有言及婚姻二字者，直覺心震骨驚，宛若負褻瀆之罪於神明。故老先生言一番，而令學生身心一番不安也。非敢故作矯情，以傳名高。」

鮑知縣聽了，嘆息道：「據臺兄說來，這水小姐直凜若神明之下敢犯矣。自我學生論來，除非這水小姐，今生不嫁人便罷，若他父親回時，皆竟還要行人倫婚姻之禮，則舍臺兄這樣豪俊，避嫌而不嫁，卻別選良緣，豈不更褻神明乎？臺兄與水小姐，君子也，此正在感恩誠敬之時，自不及此。我學生目擊你二人義俠如是，若不成全，則是見義不為也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在老先生或別有妙處，在我學生祇覺惕然不敢。」二人談論快心，祇喫到酩酊方住，就同在寓處宿了。

次日，鮑知縣有公事要回縣，鐵公子也要行，就忙忙作別。臨別時，鮑知縣取了十二兩程儀相贈，道：「我學生還有一言奉勸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願領大教。」鮑知縣道：「功名二字，雖於真人品無加，然當今之世，紹續書香，亦不可少。與其無益而浪遊，何如拾青紫之芥，以就榮名之為愈乎？」鐵公子聽了，欣然道：「謹領大教。」遂別了先行，正是：

矛盾冰同炭，綢繆漆與膠。

寸心聊一轉，道路已深遙。

這邊鮑知縣回縣，不題。卻說鐵公子別過縣尊，依舊僱了一匹驢回去，一路上思量道：「這鮑知縣初見時，何等作惡，到如今又何等的用情。人能改過，便限他不定。」又暗想道：「這水小姐，若論他瘦弱如春柳之纖，嫵媚若海棠之美，便西子、王嬙也比他不過。況聞他三番妙智，要得過公子幾乎氣死，便是陳平六出奇計，也不過如此。就是倉卒遇難，又能登至縣庭，既至縣庭，又能侃侃談論，若無才辨識膽，安能如此？既我之受毒成病，若非他具一雙明眼，何能看破？即使看破，若無英雄之力量，焉能移得我回去？就是能移我回去，若無水小姐這樣真心烈性，義骨俠腸，出於情，入於禮，鮮不隨入邪淫！就是我臨出門，因他叔叔一言不合，竟不別而行。在他人必定惱了，他偏打點盤纏，殷勤相贈。若預算明白，不差毫髮者，真要算做當今第一個奇女子也。我想古來稱美婦人，至於西施、卓文君止矣，然西施、卓文君皆無貞節之行。至於孟光、無鹽，流芳名教，卻又不過一醜婦人。若水小姐，真河洲之好逑，宜君子之展轉反側以求之者也。若求而得之，真可謂享人間之福矣。但可惜我鐵中玉生來無福，與他生同時，又年相配，又人品才調相同，又彼此極相愛重，偏偏的遇得不巧，偏遇在患難之中，公堂之上，不媒的而交言，無禮儀而自接，竟成了義俠豪舉，去鐘鼓之樂，琴瑟之好，大相懸絕矣！若已成義俠，而再議婚姻，不幾此義俠而俱失乎？我若啟口，不獨他人指謫，即水小姐亦且薄視我矣。烏乎可也！今惟有拿定主意，終做個感恩知己之人，使兩心無愧也。」

又想道：「他不獨持已精明，就是為我遊學避讎發的議論，亦大有可想。即勸我續箕裘世業，不必踽踽涼涼，以走天涯，此數語真中我之病痛。我鐵中玉若不博得科甲功名，祇以此義俠遨遊，便名滿天下，亦是浪子，終為水小姐所笑矣。莫若且回去，趁著後年鄉會之期，勉完了父母教子之望，然後做官不做官，聽我遊俠，豈不比今日與人爭長竟短，又高了一層！」主意定了，遂一徑竟回大名府去。正是：

言過還在耳，事棄尚驚心。

同一相思意，相思無比深。

按下鐵公子回家，不題。卻說水小姐自從差水用，送盤纏路費與鐵公子，等了許久，不見回信，心下又恐為奸人所算，十分躊躇。又等到日中，水用方回來，報說道：「鐵相公祇到此時方出城來，銀子、小包已交付鐵相公與小丹收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鐵相公臨行，可有甚言語吩咐？」水用道：「鐵相公祇說：他與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難言；欲言情，又無情可言。祇叫我多多拜上小姐，別後再不可以他為念就是了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默然不語，因打發水用去了。暗自想道：「他為我結讎，身臨不測，今幸安然而去，也可完我一樁心事。但祇慮過公子與叔叔水運，相濟為惡，不肯忘情，未免要留一番心機相對。」

卻喜得水運傷觸了鐵公子，不辭而去，自覺有幾分沒趣，好幾日不走過來。忽這一日，笑欣欣走過來，尋見冰心小姐說道：「賢侄女，你知道一件奇事麼？」水小姐道：「侄女靜處閨中，外面奇事如何得知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那個姓鐵的，我祇道他是個好人，還勸侄女嫁他，倒是你還有些主意，不肯輕易聽從。若是聽從了，誤了你的終身，卻怎了？你且猜那姓鐵的甚等樣人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他的家世，侄女如何得知？看他舉止行藏，自是個義俠男兒。」水運聽了，打跌道：「好個義俠男兒！侄女一向最有眼力，今日為何走了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義俠男兒，卻是甚人？」水運道：「原來是個積年的拐子。前日裝病，住在這裏，不知要打算做甚伎倆。還是侄女的大造化，虧我言語來得尖利，他看見不是頭路，下不得手，故假作悻悻而去。誰知瓦礫不離損傷，彼纔走到東鎮上，就弄出事來了。」

水小姐道：「弄出甚樣事來？」水運道：「東鎮上一個大戶人家，有個愛妾，不知他有甚手段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就拐了出來逃走。不料那大戶人家養的閑漢甚多，分頭一趕，竟趕上捉住了，先早打個半死，方送到鎮守衙門。他若知機識竊，求鎮守，或者打幾下放了他，還未可知。誰料他蠢不過，到此田地，還要充大頭鬼，反把鎮守挺撞了幾句，鎮守惱了，竟將他解到道裏去了。都說這一去，拐帶情真，一個徒罪是穩穩的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如何得知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鮑知縣去與道尊慶壽，跟去的差役，哪一個不看見？紛紛亂傳，我所以知道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冷笑道：「莫說鐵公子做了拐子，便是曾參真真殺人，卻也與我何干？」水運道：「可知道與你無干，偶然是這等閑論，人生面不熟，實實難看。若要訪才，還是知根識本的穩當。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論起鐵公子之事，與侄女無干，也不該置辯。但是，叔叔說人生面不熟，實實難看，此語似譏誚侄女眼力不好，看錯了鐵公子。叔叔若譏誚侄女看錯他人，侄女也可以無辯，但恐侄女看錯了鐵公子，這鐵公子是個少年，曾在縣尊公堂上，以義俠解侄女之危，侄女又曾以義俠接他來家養病，救他之命。若鐵公子果是個積年的拐子，則鐵公子與侄女這番舉動，不是義俠，是私情矣。且莫說鐵公子一生名節，亦被叔叔醜盡畫矣，安可無辯？」水運聽了，道：「你說的話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這姓鐵的與我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我毀謗他做甚麼？他做拐子，拐人家的婦女，你在閨中自不知道，縣前跟去的，那個不傳說，怎怪起我來？侄女若要辯說，是一時失眠，錯看了他，實實出於無心，這還使得。若說要辨他不是拐子，祇怕便跳到黃河裏，也洗不清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要辯，正要辯鐵公子不是拐子，是小人謗他，方見侄女眼力不差。若論侄女有心、無心，這又不必辯了。」水運道：「賢侄女也太執性，一個拐子，已有人看見的，明明白白，還有甚麼辯得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說有人看見，侄女莫說不看見，就是聞也不曾聞之，實實沒有辯處。但侄女據理詳情，這鐵公子決非拐子。縱有這影響，不是訛傳，定是其中別有緣故。若說他真正是做拐子，侄女情願將這兩隻眼睛挖出，輸與叔叔。」

水運道：「拐的甚麼大戶人家的愛妾，已有人送到鎮守，鎮守又送了道尊的衙門去了，諒非訛傳。又且人賊現獲，有甚緣故？你到此田地，還要替他爭人品，真叫做溺愛不明了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侄女此時辯來，叔叔自然不信，但叔叔也不必過於認真，且再去細訪一訪，便自明白。」水運道：「不訪也是個拐子，再訪也是個拐子。侄女執意要訪，我就再訪訪，也不差甚麼，不過止差得半日工夫，這也罷了。但侄女既據裏詳情，就知他不是拐子，且請問侄女，所據的是那一段理？所詳的是那一種情？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情理二字，最精最妙。看破了，便明明白白；看不破，便糊塗到底。豈容易對著不知情理之人，辯得明白？叔叔既問，又不敢不說。侄女所據之理，乃雅正之理。大凡舉止言語，得理之正者，其人必不邪。侄女看鐵公子，在公堂至於私室，身所行，無非禮義；口所言，無非倫常，非賦性得理之正者，安能如此？賦性既得理之正，而謂其做邪人拐子，此必無之事也。侄女所詳之情，乃公私之情，大都情用於公者，必不用於私。侄女見鐵公子，自相見至別去，被髮纓冠而往救者，皆冷眼，絕不論乎親疏；履危犯難而不惜者，皆熱腸，何曾因乎愛惡？非得情之公者，必不能如此。用情既公，而謂其有拐子私事，此又必無之事也。故侄女看得明，拿得定，雖生死不變者。據叔叔說得千真萬實，則是天地生人之性情，皆不靈矣。則是聖賢之名教，皆假設矣。決不靈也。」

俗說：『耳聞是虛，眼觀是實』，叔叔此時且不要過於取笑，侄女請再去一訪。如訪得的確確，果是拐子，一毫不差，那時再來取笑侄女，卻也未遲。何以將小人之心，度君於之腹？」水運笑了笑：「侄女既要討沒趣到底，我便去訪個確據來，看侄女再有何說？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叔叔莫要訪個沒趣，不來了。」

水運說罷，就走了出來，一路暗想道：「這丫頭，怎這樣拿得穩？莫非真是這些人傳說差了？我便到縣前，再去訪問訪問。」遂一徑走到縣前，見個熟衙門便問，也有說果然見一個拐子同一個婦人，拴在那裏是有的，又有說那少年不是拐子的，皆說得糊糊塗塗。祇到落後問著一個貼身的門子，方纔知道詳細：是李大戶自己的外孫，拐了他的愛妾，被鐵公子撞見捉回，李大戶誤認就是鐵公子拐他，虧鮑太爺審出情由，方得明白。水運聽了，因心下吃驚道：「這丫頭真要算做奇女子了！我已信得真真的，他偏有膽氣，咬釘嚼鐵，硬說沒有，情願挖出眼睛與我打賭，臨出門又說我，祇怕訪得沒趣不來了。我起先那等譏諷他，此時真真沒臉去見他。」躊躇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且去與過公子商量一商量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走到過公子家裏，將前後之情說了一遍。過公子道：「老丈人不必太老實了，如今的事，已死的還要說做活的，沒的還要說做有的，況這鐵公子有這一番，更添詛幾句，替他裝點裝點，也不叫做全說謊了。」水運道：「誰怕說謊？祇是如今沒有謊說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說謊何難，祇消編他幾句歌兒，說是人傳的，拿去與他看，便是一個證見，有與無誰來對證？」水運道：「此計甚妙。祇是這歌兒叫誰編好？」過公子道：「除了我能學高才的過公子，再有誰人會編？」水運道：「公子肯自編，自然是絕妙的了。就請編了寫出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編倒不打緊，祇好念與你聽，要寫卻是寫不出。」水運道：「你且念與我聽了再處。」過公子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好笑鐵家子，假裝做公子。
一口大帽子，滿身虛套子。
充作老呆子，哄騙癡女子。
看破了底子，原來是拐子。
頸項縛繩子，屁股打板子。
上近穿箭子，下類叫化子。
這樣不肖子，辱沒了老子。
可憐吳孟子，的的閨中子。
誤將流落子，認做魯男子。
這樣裝幌子，其實苦惱子。
最恨是眸子，奈何沒珠子。
都是少年子，事急無君子。
狗盜大樣子，雞奸小樣子。
若要稱之子，早嫁過公子。

過公子念完，水運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編得妙！編得妙！祇是結尾兩句太露相些，恐怕動疑，去了罷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任他動疑，這兩句是要緊，少不得的。」水運道：「不去也罷，要寫出來，拿與他看，方象真的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寫也不難。」因叫一個識字的家人來，口念著叫他寫出，遞與水運道：「老丈人先拿去與他看，且將他驕矜之氣挫一挫。他肯了便罷，倘畢竟裝模做樣，目今山東新按院已點出了，是我老父的門生，等他到了任，我也不去求親，竟央他做個硬主婚。說水侍郎無子，將我贅了入去，看他再有甚法躲避？」水運著驚道：「若是公子贅入去，這份家私，就是公子承受了，我們空頂著水家族分名頭，便都無想頭了。公子莫若還是娶了來為便。」過公子笑道：「老丈人也忒認真，我入贅之說，不過祇要成親，成親之後，自然娶回。我過家愁沒產業？卻肯貪你們的家私，替水家做子孫？」水運聽了，方歡喜道：「是我多疑了。且等我拿這歌兒與他看看，若是他看見氣餒了，心動了，我再將後面按院主婚之事，與他說明，便不怕他不肯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大喜，道：「快去快來，我專候佳音。」

水運因拿了歌兒，走回家去見冰心小姐。祇因這一見，有分教：

金愈煉愈堅，節愈操愈勵。
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